

土司王国

[TUSIWANGGUO]

黄光耀 著

土司家族世代恩怨情仇
巫傩王国百年兴亡史诗
武陵山地神秘风土人情

新华出版社

國王司土



黃光耀著

HUANGGUANGYA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司王国 / 黄光耀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166-0706-0
I. ①土…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4031号

土司王国

作 者：黄光耀

出 版 人：张百新	责任编辑：陈光武
封面设计：千绘视觉工作室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编：100040
网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排：李尘工作室
印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 × 240mm	
印张：31.25	字数：627千字
版次：2013年12月第一版	印次：201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66-0706-0
定价：45.00元

前言

这是一部关于武陵山地土司家族和土司王朝命运的小说，一部关于武陵山地土家先民生存状态的小说。这部小说不是简单地诠释一个什么东西——无论物质的，精神的，还是文化的。小说就是小说，它有着自身的基本规律及其原理：通过虚构的情节与人物，表达一种非物质的东西，比如思想、思维、情感或者状态。但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我并没有去想非得写武陵山地的哪一个土司，也没有去想非得写一部史诗性的历史长篇小说，但在查阅大量关于武陵山地土司的资料以后，我发现土家族的远古文明早已陨落，土家族的文化因子正在嬗变！因为这个既古老又年轻的民族，正经受着外来文明最强烈的侵蚀与冲击，如若不加以有效地传承与保护，这个痛苦嬗变的过程就会加剧！因此在我看来，无论这个民族的过去、未来或者现在，都是值得人们去探寻、去关注的，于是我想通过某种方式把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保存下来，我选择了小说作为包装的外壳——这已是多年前的事了。

从地理上看，这是“中国之中”、“国中之国”。北纬 30° 和东经 110° 在武陵山地中心交会，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号称“神秘北纬 30° ”的纬线，又是区分南北中国的一条重要的地理纬线。它横穿整个武陵山腹地，很多重要的县城和市镇都坐落在此纬线上。而环球此线所经之地，又多是荒漠、高山与大泽，文明大多在此诞生或湮灭，故而神秘非常！同样，纵贯土家族分布区的东经 110° 经线，大致又是中国东西两部分的分界线，一样具有相对特殊的地理意义。我小说中所描绘的容美土司治所，就处在这两条经纬线的交会点上，其中府又是最接近这个点的土司城。因此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地域，九百多年的土司沧桑在这里风云集会，土家文化与外来文

2 | 土司王国

明在这里水乳交融，不仅造就了武陵山地最大的土司，同时也造就了武陵山地最后最传奇的土司。

容美其实是“湖广容美等处军民宣慰使司”的简称，其先或称柘溪、容米峒、容美洞，亦称容阳，通称容美土司或容美司。而田氏自称自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开始守土，至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土归流，统治容美九百多年。它是武陵山地几大土司之一。据雍正朱批谕旨载：“楚蜀各土司，惟容美最为富强。”但在明末清初，这里却是清军、南明、农民军三大势力的角逐之地，容美土司可谓在夹缝中求生存！我截取的正是明末清初顺治、康熙、雍正百余年间，容美土司田氏家族试图在群雄逐鹿中原之际而偏安一隅的历史。为此我参阅了《中国土家族历史人物》、《鄂西土司社会概略》、《容美纪游注释》等有关这段历史的相关文献资料。可以说，容美土司田氏家族，比如田玄和他的三个儿子：田沛霖、田既霖、田甘霖，以及田甘霖的儿子田舜年，和田舜年的儿子田炳如、田旻如等几代土司，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一些真实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他们身上。顾彩的《容美纪游》曾生动地记录了一些相关史料。其实有段真实的历史是：土司田沛霖袭职后，因无子又忌才，将田甘霖一家困居陶庄。我小说里却写了田沛霖最后得到了一个“天赐”的儿子——梯玛天赐。梯玛是土家族中的神秘人物，能上天入地、通晓天地之神语，被称为“端公”、誉之“明人”。通过这一神秘人物，我得以构架了与这部小说相关联的人物和线索……

其实封建王朝对土司的设置，有土府、土州、土县和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之分，前者属于文职，后者属于武职。有的则没有文职均为武职，即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这些官职在元明清实行土司制度时，才成为土司的专用职称。事实上，各级土司的组织机构及其属吏相当庞杂，恰如一个国家。其相关的土司衙门机构，顾彩的《容美纪游》曾作如下记载：

其官属旗鼓最高，以诸田之贤者领之。国有征战，则为大将，生杀在掌，然平时亦布衣草履，跨驴而行，绝不类似长官矣。其五营中军，则以应袭长子领之，官如副将。左右前后四营，同姓之尊者领之，如参（将）游（击）。下列48旗，旗长官如都司。又有领彝主客兵，以客将为之。旗长之下，各有守备、千总、百户，名虽任官，趋走如仆隶。其随司主近身捍卫者曰亲将，皆勇悍之士。另有主办文字及赴京、省走差者，曰干办舍人，其余族人，概称舍把。

我所写的土司，虽然是容美之境的土司，但囊括的却是整个武陵土司和土家族人的历史血脉，也可以说是整个武陵土司和土家人生存状态的历史缩影。因而，有的语言、习俗或者传统也许并非容美土司之境所有，但的确是武

陵山地土家人真实的生产、生活和历史写照。土家族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思维方式，也就是土家族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总而言之，我小说所反映的正是土家人质朴刚健、顽强进取、神奇浪漫的文化特征。所以，一开始我给小说取了个相对神秘的名字：《巫傩巴猜想》。何谓“巫傩巴”？巫傩巴即巫文化、傩文化、巴文化的总称与缩写。我认为，在人类文明的坐标上，“巫傩巴”作为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将重新界定土家族文化的坐标与方位。

但在武陵山地，土家族历史的扉页却是人类考古学家最先揭开的。巫山人的出现，说明中国历史的第一笔要从此写起。为什么这么说？纵观历史，从云南元谋到武陵山地，过去曾是一片汪洋大海，地壳运动让海洋隆起为陆地。按照进化论的观点，这里具有生物进化的一切必备条件。特别是这一带，过去是古代猿人的栖居之地，更具有一切进化的可能，因为这一带多有天然之盐泉涌出。而盐能为人脑发育提供14种微量元素，是猿进化到人必不可少的催化剂！从这一意义上说，武陵山地正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其实我对“土家族有语言无文字”这一说法颇为质疑。因为土家先民具有一切创造文字的条件，为什么就“有语言无文字”？土家先民巴人（土家族的一支）是一个“行盐”的民族，巫盐在这一带交换，有了最初的商业萌芽，正像欧洲古代文字发展得力于经商民族腓尼基人一样，创造文化包括文字的几率是相当之高的。而今土家人能操土家话的又着实没有任何文字依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土家远古文明在某一时期忽然出现了断裂？抑或土家先民原本就没有创造文字？这的确让人匪夷所思。值得欣慰的是，1994年8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文汇报》8月3日的消息：我国文字起源又推进了两千年——宜昌发现最早象形文字！有研究土家文化的专家称：“大溪文化宜昌杨家湾遗址中的刻划（文字）符号”，“比仰韶文化中发现的刻划符号更接近于商代的甲骨文字。”由此可以猜想，这中原的文字是否就是武陵土家民族文字的余脉？因为土家先民完全有可能最先进入中原，即便元谋人有意“逐鹿中原”，也没有“武陵人”便捷。以此看来，这刻划符号就是象形文字的最初胚胎，它就诞生在武陵山地，中原文明或许就是武陵文明的余脉。由此可以推论，土家先民在武陵山地生息、繁衍，以巫盐之行业为发展，最终形成了“巫文化”。有专家认为，从屈原《楚辞》中得到的历史信息，足可以证明五帝之一的高阳氏颛顼，就出自武陵。夏朝的祝融氏也以此为根据地。商代时的庸国也在此建立。春秋时期，庸被楚所灭，巴人之国从此消失——文化似乎也随之消失。我无意于考证历史，但就武陵山地的端公（梯玛）而言，这半人半神、绝地通天的巫，应该是由土家先民的首领演变而来。据史书记载，巫咸乃《山海经》中十巫之一，巫咸是善于制盐的神巫，屈赋中曾多次提到。以谐音推断，土家先祖

4 | 土司王国

“务相”，大有可能就是“巫咸”。务相曾与“盐水之神”打交道，“白虎饮盐泉”正是土家族的原始图腾！而且在酉水之滨一个叫里耶的地方，考古学家还发现了满是水锈和尘埃的粗糙石器，说明1万多年前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痕迹；质地坚硬、刻印着神秘符号的陶器和精致的鱼钩，也无言地诉说着7千多年前的往事；特别是“中华第一井”出土的3万7千多枚秦简，不仅复活了一个秦王朝，更填补了一个秦王朝的断代史！这说明，武陵山地曾是人类文化或是文明的源头之一！

但是这个自称“毕兹卡”的山地民族，也因为自身生活的地理环境相当闭塞，开始与世隔绝。很多人因避秦之乱又复归武陵山腹地，过起“桃花源”般的生活。因而只要人们一提及“武陵”，似乎就感受到了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神秘！事实上，自秦在武陵建立黔中郡后，这楚巫旧地才初见于典籍，而“巫”的神秘性一直笼罩至今。同时由于外来文化与土著文化的不断融合，土著文化便开始不断地向中心地带收缩，直到五代时期武陵土司制度的出现，经宋、元、明到清初，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已大大加强，同时也使得这一民族的古老文化基因开始嬗变！从另一方面说，正因为武陵山地闭塞，出入不便，土民才不畏征伐，只服征调，土司之境也才成为“国中之国”、“邦中之邦”。而一些文化的原始因子，比如梯玛神歌、傩愿戏也才得以保存、代代相传，特别是茅古斯舞，这个叫故事帕帕的古老戏剧，被称为“土家族最具原始文化内涵的戏剧活化石”，也才得以流传至今。同样，清江流域的“撒尔嗬”，酉水流域的“舍巴舞”，都承传了远古土著文化的因子，也是原汁原味的、最原始的东西。然而流传至今的只有酉水流域的原生态文化保存得较为完好，但也有被现代文明日渐吞噬的危险和可能！这已是一个不容争议的客观事实。为此，我选择了武陵山地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历史——“改土归流”前的百年沧桑，以武陵山地最大的土司——容美土司的兴衰为原型，虚构了这部历史长篇小说。作为一部文化或是文明的档案，我为之揭开的，将是人类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楔子

顺治二年秋，正是北雁南归的时候，南明节节败退的消息不断从边关传入司城，闹得人心惶惶。此时，容美土司田玄伫立在行署半间云的小阁窗前，捻须而望长空一行哀哀南归的大雁，追忆萍踪无定的大明江山，不禁潸然泪下，呜咽失声……忽然，一道流星闪过眼前，他踉跄一步，便跌倒在地……

土司病危！几支报信的人马立即驶出东门，蹄踏的马蹄声顿时震碎了司城往日的宁静。

这一噩耗立时传入边关，戍边的三子亟亟赶往司城。可即便长子田沛霖最先赶到父亲身边，也没能得到父亲的遗嘱。父亲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总是盯住那盏千年不熄的油灯，张口喏喏着，仿佛还在喃喃而语：“白虎！白虎！”

三子愕然！皆以为父亲被白虎摄去了魂魄，便亟亟请来老梯玛作法。可是法事做了、结也解了，田玄依旧说不出话来，一连拖了数十日，情形依旧不见好转。其实，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土司之所以久久不肯瞑目，是因为放心不下土司之位！因为三子都有承袭之功和做土司的能力，而按长幼伦常之序，土司大印理应交给长子沛霖，可是田玄独独喜欢三子甘霖——不独因为甘霖气度非凡，貌似先祖，也因为沛霖没有子嗣！这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时代，无疑是最大的忌讳！但如若不按长幼伦常之序承袭，必将引起司境内讧。所以，弥留之际的田玄担心同室操戈的悲剧再度上演，又岂能安然瞑目呢？

田沛霖更是忧心如焚。作为土司的第一人选，在这风云变幻、尘埃尚未落定之际，他又岂敢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当夜便秘密地会见了尚能左右时局的李管家。

那是个雷电交加的夜晚，大雨倾盆而至的时候，田沛霖身披蓑衣，头戴草

帽，脚穿草鞋，俨然一渔夫，悄然溜进李管家府中。李管家正欲合衣就寝，但见一渔夫登堂入室，犹入无人之境，顿时大怒！心想哪个刁民，竟活得不耐烦了，上门找死？正欲发作，田沛霖早已摘下草帽、露出尊容。李管家大骇，忙请大公子上座，说大公子有什么事，不妨直说！只要用得着老夫的地方，定当不会推辞！他身为容美大管家，参与土司决策几十年，对容美局势可谓了如指掌、洞察分毫，这等机密大事他又岂有不知？他早已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只因这是土司家事，他一个外人不好说破，更不想置喙、染指！

但是田沛霖又岂能放过此等机会？他正值中年，可谓雄心勃勃，天下大势皆了然于胸，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至于李管家的为人，可谓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能谋善断，且又忠心耿耿，不事张扬！若得此人为我所用，无疑如虎添翼！但是田沛霖也知道，此人高深莫测，神龙见首不见尾，从不与人过分亲近、交往。这是其父田玄起用他、信任他的一个最主要原因，也是他想要拉拢其入伙的最主要原因。所以他只得放下架子屈尊拜访。不用寒暄，也便开门见山切入正题。他说，整个司境如今再没有谁比自己更能了解父亲的心志了，因为父亲多次向南明唐王上“恢复”之计，都是他暗中派人用蜡书送往闽中的，而且南明相国文安之寄居容美之时，与自己交往也最密切，他希望能够完成父亲的这一夙愿：割据自保，偏安一隅，以待反清复明！但是眼下，兄弟们似有不满情绪，这又如何是好？

这心思，李管家又岂能听不出来？他也正为此事犯愁呢。但见大公子雨中造访，礼贤下士，言辞恳切，已是倍受感动，又见大公子不计前嫌，能以国事为重，遂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伪拟矫诏，一边说土司田玄欲把土司之位传与长子，一边又向南明唐王呈递方印号纸，说土司田玄已经归西，众土民推举田沛霖接任土司……

此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土司田玄自然不知道此等大事了。兄弟各派明里向兄长道喜，暗地里却颇为不满，焦点自然而然集中在沛霖没有子嗣这一问题上。但是田沛霖早已派亲将封锁了各个关道，叛逆之人如若想到闽中去送信，揭露、告之这一事实真相，就是插翅也将难逃！两个月后，田沛霖袭职的呈文批复下来，田玄见木已成舟，只得含恨而去！

一时间，司城又笼罩在一片无边的哀号之中。

这时已是顺治三年的春天。田沛霖请来老梯玛为父亲做了九天道场。这是做道场的最高之数，可谓容美最隆重的丧葬仪式，因为按照等级、尊卑之位，一般只能做三、五、七天，如今做了九个道场，可见他的孝心了。当然也有例外，像做七七四十九天的，那是丧葬中的极数！这在容美田氏九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仅太祖一例。因而在这乱世之秋、非常年代，能够做到此等地步已属不易。只是谁也没有想到，闭敛之时居然出现了无比惊魂的一幕：当老梯玛揭开

面罩、正欲轻扫魂影之时，田玄突然挺身而出，大呼一声：“白虎！白虎！”随即倒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人们都说这是老土司的灵魂回煞，定是上天要降什么异兆了。

其实早在去年深秋，容美就相继出现了一些怪异之事。一开始，司境普降淫雨，烟笼鹤峰，雾锁龙溪，水淹稼穡……土民望天祈祷、香火不断，请神打蘸，也不见效，于是齐聚司城，参拜“土司”，但见“土司”德馨浅微，更是望天忧叹：“墨（天）啊墨（天）啊！”土民喊起了冤。可是冤在哪里？冤在上天不肯给容美降下一位好天子！乡民野语于是传进“土司”耳中，田沛霖独自悄然来到庙宇，虔诚敬香、求问高人：“这世界的末日是否到了？”言下之意就是说，明朝的气数是否尽了？出道闭关的餐霞子、沈道士和智靖和尚皆沉默，只有调年堂的老梯玛给了他两个字：忌水！

田沛霖这才想起，每年一进腊月凡属龙的日子都要举行“忌水”的活动，只因连年征战忘了这一忌讳，于是触怒龙王天降淫雨予以惩戒。

只是田沛霖不知这淫雨又暗含了怎样的天地警示？他一时参悟不透，整日里都闷闷不乐。一日他便来到调年堂询问老梯玛，问这一天机可有解法。老梯玛又神秘地对他说：“只有你的儿子可解！”

只有我的儿子可解？田沛霖一怔，因为老梯玛之言再次勾起他内心深深的隐痛。虽然他也曾讨有三房妻妾，也生有三男二女，但不幸都夭折了。当年，他娶的第一个老婆是西边土司的女儿，第一胎生了个女娃，竟是个闷生子，他把家里的坛坛罐罐摔了个稀巴烂，也没能让女儿醒来。他便请来司境最有名望的地理先生——曲先生卜了一卦，说是西边不利顺，与他命相冲撞，死婴应该立即天葬，方可去邪。他遂听其言，将死婴弃之山野，让野兽、山鹰吃了。一年后，他又娶了北边土司的女儿，生的倒是个儿子，可是因为难产，大人是保住了，婴儿却是个死婴，他又听了地理先生的，做了一只阴阳船，水葬了事。一年后他又娶了南边土司的女儿，生下第二个儿子，全家皆大欢喜，皆以为大房从此有后，不想儿子刚满周岁时又暴病身亡，最后他又听了地理先生的，集木焚尸，火葬了事。这时候，身心疲惫的大公子对子嗣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但是地理先生却说，他命里该有四男二女，只是这些孩子的命数都是天机，不可泄露，难以预测，得按各自的生辰八字而定。之后北边土司的女儿又生下一女，但养到两岁半时又得了天花死了，最后实行了风葬——把尸体放在平山风洞口，让风吹成了一具干尸。第三个儿子是南边土司之女所生，养到三岁时不幸得了疟疾也死掉了，最后他又在龙溪江边的悬崖上凿一方洞穴，实行岩葬。按理说，田沛霖还有一子，因为实行了天葬、水葬、火葬、风葬和岩葬之后，就只剩下土葬，四方邪神均已敬到，结也解了，可是三个妻妾的肚子瘪瘪的就是鼓不起来。曲先生再无计可施，只得搪塞说，要是东边有土司就好了，不然

还可以娶东边土司的女儿，因为东边对大公子最为利顺！可是东边已经没有土司了，那是汉人的地界。于是屡遭打击的田沛霖迁怒于地理先生，将这个妖言惑众的家伙火葬了，以此告慰祖先的在天之灵。就这样，转眼十多年过去，他几乎夜夜房事不已，可是三个妻妾的肚子依旧瘪瘪的，就是鼓不起来，他又哪来的儿子？心想是不是老梯玛仗着比自己辈分高，在故意取笑、侮辱、挖苦自己？仔细一想又不像，——即便老梯玛再瞧不起自己，也不敢当面羞辱、挖苦自己吧！好歹自己也是朝廷命官！

没承想一场淫雨竟给他带来了儿子。那时候上天的征兆依旧在容美大地上恣意横行，作为土司，田沛霖不敢懈怠，他必须像祖先一样，每事躬亲，祈祷上天降临福祉，并虔诚地带领文武百官到灾区去赈灾，以体恤民情。回城路上，恰逢倾盆大雨，龙溪江水暴涨，两岸官道顿时成为泽国。田沛霖不敢贸然前行，只好绕道。经过土碧寨时，恰巧碰上梅寨主一家为嫁女忙活，他要赶去祝贺。这时候，梅家人见土司冒雨前来，都急忙下跪请安。田沛霖唯诺一声，揭开雨罩，旋即上楼。但见九曲回廊，雨打芭蕉，竹簧叮咚作响，如泣如诉，不免一阵惆怅。循声望去，却见一织女正坐在织机前挑勾引线，往来穿梭不停。此时电闪雷鸣、雨声哗然，那织女竟不知大公子上得楼来，依然还在专心致致地织锦。田沛霖不便打扰，只是呆呆地望着她高低起伏的背影出神。

这女子便是土碧寨梅寨主的长女——容美第一大美女——梅朵。梅朵那年方二八，秀外慧中，端庄贤淑，心灵手巧，正值豆蔻年华、芳心萌动之时。但听窗外一阵叹息，她回过头来，只见一中年男子正一脸忧愁地盯着自己，不觉嫣然一笑。田沛霖眼前顿时一亮：这小女子眉如新月，肤如凝脂，面若桃花，风姿绰约，顾盼生情，恰似仙女下凡。心想：这不正是自己昨日梦中所见到的小女子吗？相传古时容美贵妃就诞生在这里，人们都说梅朵是当今容美贵妃，果不其然。他便轻轻地走了进去。

此时梅朵在阁楼上正编织着自己的爱情之梦，因为这最后一朵荷花织完她就要辞别爹娘、去做新娘，却不知这走进来的男人正是土司，于是她的美丽与温柔、她的灵巧与贤淑，便被这男人一眼捕捉殆尽。雨一稍停，田沛霖二话没说，便将梅朵带回了司城。那时候土司还享有初夜之权！

这天夜里，这一不幸的消息恰如惊天霹雳，立即传入到十里之外的牛王坪，梅朵的未婚夫叶墨终于觉醒了——为了捍卫自身爱情的纯洁与尊严，他毅然决然地向土司的特权发起了猛攻和挑战！

那天晚上，叶墨开始行动了，他手提一柄宝剑，悄然潜入司城。电闪雷鸣中，复仇的火焰在他眼里、胸中不停地燃烧。可是他飞檐走壁，身轻如燕，却没能够接近土司的寝宫。不是他的武功不行，而是那晚的电闪雷鸣坏了他的大事：那天晚上，电闪雷鸣就仿佛探照灯一般，将他的行踪暴露无遗。亲兵们于

是一路追赶，一路大喊：“有刺客！有刺客！”并开始了围追堵截。冷箭嗖嗖地在他耳旁翻飞。叶墨知道，自己的刺杀行动失败了——这也许是天意，是人力所无法抗拒的！他不禁仰天长啸：“梅朵，你等着我，我叶墨一定还会回来的！”然后只身一人逃离了容美之境。

那天晚上，寺庙的餐霞子、智靖和尚、沈道士在夜观天象的时候，也便见识了这无比罕见的一幕：只见司城上空电闪雷鸣，宛若瑞气升腾，又如佛光下世！心想这一定是天降明君的征兆！于是亟亟地赶往司城，恭祝土司种下了“龙种”！而祥光和瑞气一直持续到翌日卯时天开，方才消散。不想天将微明时，一声霹雳轰然落地，将行署的保善楼劈开一角，一股青烟升腾而去……这一奇观，就连容美的土民也都看到了，都说天公动怒了，子民要遭殃了。只有调年堂的老梯玛知道，这是人间的阴阳相聚，带动了天上的阴阳电荷产生的瑞祥之兆！果不其然，第二天黎明，云雾俱散，天幕开眼，红日东升，世界又是一片朗朗乾坤！正应了先天老梯玛那句预言！

本来，田沛霖在享受完梅朵的初夜之后是想将其送回家的，可是叶墨的偷袭使他大为光火，他便将梅朵永久地留在了司城家中。梅朵终日以泪洗面。只因她身怀有孕，也只好强忍悲痛留了下来。然而十月怀胎之后，梅朵生下的龙种一落地就大哭不止，而且这一哭竟长达半年之久！

有人说这是天泣！天泣的意思就是，这孩子的哭泣表达的是天意！而要破解这天意，按民间的说法又非血祭去邪不可！因为只有血祭才能打通天地、人神之间的天眼——这似乎也是“明人”能够通晓天意的唯一途径。

因此顺治二年的秋天，作为容美土司田氏家族历史兴衰的分野，也便衍生了更多的故事——这故事还牵涉到几百年后历史学家敏感的神经——关于初夜权，很多民俗学家是不屑于启齿的，大多以为那只是少数荒淫无道的土司的劣迹。事实上，一开始也许如此，但在千百年的承袭中，这样的恶行最终演变成俗制，所以土司享有初夜权也跟皇帝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一样合法合理。实际上，土司就是一个土皇帝，很多官制都是效仿历朝皇制的。但是天道伦常，因为叶墨和天赐等等觉醒者的出现，八十八年后，这一沿袭了近千年的土司制度，终因“改土归流”而彻底地土崩瓦解。

历史于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目 录

前 言	1
楔 子	5

上 部

第 一 章 血 祭	2
第 二 章 百斯庵	11
第 三 章 陶 庄	23
第 四 章 行 署	35
第 五 章 调年堂	45
第 六 章 西 厢	53
第 七 章 迁 陵	63
第 八 章 正 月	76
第 九 章 中 房	84
第 十 章 书 院	92
第十一章 土碧寨	102
第十二章 东 厢	110
第十三章 萧 墙	121
第十四章 三 房	131
第十五章 问 禅	137
第十六章 葬 礼	144

中 部

第 一 章 封 疆	154
第 二 章 米拜亭	165
第 三 章 清 明	173
第 四 章 染 坊	182
第 五 章 倒 戈	191
第 六 章 客 人	203

2 | 土司王国

第七章	复活	213
第八章	狼烟	222
第九章	麻风	232
第十章	出嫁	239
第十一章	白鹤湾	248
第十二章	邬阳关	256
第十三章	出家	265
第十四章	叶家	273
第十五章	投亲	280
第十六章	戏馆	286
第十七章	巡游	294
第十八章	过年	302
第十九章	袭职	308

下 部

第一章	迎客	320
第二章	诗会	327
第三章	平山爵府	334
第四章	细柳城	343
第五章	废黜	350
第六章	节马碑	358
第七章	衣锦还乡	366
第八章	结盟	375
第九章	飘魂	382
第十章	议和	390
第十一章	草口	400
第十二章	瘟疫	411
第十三章	自焚	418
第十四章	太监	426
第十五章	勘界	433
第十六章	妃子池	442
第十七章	巫盐	452
第十八章	预兆	464
第十九章	罪与祸	472
第二十章	改土归流	479

上部

第一章 血祭

1

公元1647年，按朝代纪年是为顺治四年，也即大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后的第三年。这是一个历史纪年相对紊乱的年代，大顺政权也已建立了三年。这一年的农历二月，在武陵山地，似乎跟往常也不一样，因为发生在细柳之城的那场血祭，像惊蛰的雷声震颤着容美大地。那时节，正值万物复苏、大地开始泛青的时候，龙溪江岸已是草长莺飞、草绿柳长。按理说这时节不宜牺牲。但是二月上九日这天，土民们即使再忙也是要去看看热闹的，因为这天要在细柳城杀人！这血祭一年仅此一次，土民们不看白不看！

实际上公元1647年的这场血祭，土民们不仅只是看客，也是参与者。因为这血祭并非只是破解天意那么简单，更深的一层意义在于，用来血祭的人是反贼叶墨的父亲，这血祭也便有了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之意。而在司境的祭祀中，大凡牺牲的祭品多是鸡血、牛头、猪头或者羊头，用人头做祭品的应该是非常之年的非常之举。

这一天，土民一早起来，便扑爬翻天地赶往细柳城。路远的，多半是三更半夜起床，吆三喝四的，举着松明子火把而来；路近的也是蒙蒙亮早起，随便揣几个糍粑，亟亟地上路。而黎明前又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候，看热闹的土民怕路上寂寞，也便养成一个习惯，一路唱着歌去。歌是山歌，且又多是原始、粗野的山歌，这时山歌就会沿着容美的官道和龙溪江岸此起彼伏。因为这群人中，没有一个不是唱歌的好手，他们自小就扯开喉咙吆喝，只要喉咙一痒起来，就将整个心肝心肺也扯出来唱。而做人祀祭品的又多是犯事的土民，谁要是犯事还想活命就得比唱山歌，而且要一个一个地比、一个一个地唱，直到最后一人胜出方能活命。这习俗沿袭了千百年，虽不是土民们喜欢唱歌、舞蹈的佐证，但至少也说明土民们一路拼命歌唱的最原始的动力了。

这天，从司城出发的土民为了抢到一个好位，天刚蒙蒙亮时就开始陆陆续续地出发。来到土碧寨时，才刚刚看得清人影，却见土碧寨旁的官道上，几个寺庙的高僧和真

武观的道士正围着一口漆黑的楠木棺材仔细打量。这楠木棺材是土碧寨梅寨主为叶墨父亲敛尸准备的。土民们都知道，这棺木用的是一棵四合围粗的大楠木雕凿而成，此谓独棺。这时大家都涌过来打量，啧啧称赞不已。只听梅寨主大喝一声：“起棺！”十几个汉子就抬起楠木棺材，朝着细柳之城大步流星而去。

细柳城在通往司城的官道边，距中府八里，是为土司旧城。春天一到，细柳城河边的柳枝就发了芽，吐了绿，齐刷刷一河岸都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城外有一沙滩，沙滩上有一巨石，巨石赤墨光滑，凸凸凹凹，深浅有致，是为行刑之石。传说这石头过去是一块白石，是巴人祖先廪君魂化白虎后的白骨所化。一开始，传说这石头雪白无垠，没有一点异色、杂质，日光一照，反射的光芒就像道道灵光，熠熠生辉。因而只要土民见到灵光者，一年会无疾，五谷会丰登。但是这白石由于是廪君白骨所化，这白石只有吸取足够的天地精气之后才能光芒四射，可是岁月的苔痕早已封去石头的光泽，那灵光便不再出现。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有一明人得知了这一天意，说是只有血祭才能使石头光芒如初、灵光再现。只因田氏鼻祖的缘故，这血祭之后便有了定制：日期为二月初九，时间为午时三刻，只有在人皮鼓三响、牛角号三响、火铳三响之后，才能开始血祭。日月经轮，也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由于这白石吸收了人之血色、腥味和晦气，也便渐渐发红，随即又由赤红渐渐地变暗，乃至乌黑，显然是被人血污染了的缘故。也不知从哪朝哪代开始，凡容美杀人都在这里，细柳之城也便渐渐地演变成一处刑场了。

对歌从一上路就开始了，到了细柳城的沙滩似乎也没有停歇的时候。龙溪江就被唱得欢笑起来，八峰山就被唱得癫狂起来。当然更癫狂的是人了，只要一对歌，立马就会对出地域界限、男女界限，然后一个地方的帮一个地方的腔，一个寨子的帮一个寨子的忙，歌声便如稻浪、水浪、峰浪，汹涌而来又汹涌而去；而男女对唱开始的时候，阵势又开始变化了，女的一堆、男的一堆，竞争尤为激烈，这便不再是浪尖对垒的闪巅峰戏，而是隔岸幽谷的偷情曲，总之是见哪边弱了，帮腔的就倒向哪边，就像风过之处稻浪翻香，没有了一定的地域界限、性别界限，只有了余音绕梁、回味无穷，这歌也便自然而然地对了下去，一直对到午时来临、血祭开始的时候，土民们才会戛然收住歌喉。不然，大家干吗非得在烈日下傻乎乎地等上几个时辰呢？出门不就为了看个热闹么？对歌是一出戏，血祭也是一出戏，都一样的好看哩。

血祭的道具都是从司城运来的，所以正午之前官道上是最好的看点：十六个人抬起大鼓，十六个人举起牛角号，十六个人扛起火铳，便大摇大摆、威风凛凛地走来了。跟随的总是一群顽童，在几十人中间穿来穿去。自然，最引人注目便是人皮鼓，那神鼓一亮相，就将所有人的目光像磁铁一样吸引过去。因为只有到了人祀或者征伐的时候，土民才能有幸见上神鼓一面，从而求得一年中最好的兆头。相传这人皮鼓也是先祖廪君魂化白虎后蒙皮铸制而成。这神鼓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说比点在神龛前的千年油灯都要古老，是容美土司护神镇邪的三件法宝之一。这面大鼓高约八尺，有正、反两面之分，只有善恶之神的人皮才能补缀其上！而且为善之神的人皮只可补缀正面，为恶之神